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  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### 楠竹满山头

贺志伟

回到攸县紫云峰下的小山村，是我和这个春天的一个约定。

欢迎仪式别具一格，是漫山遍野密密麻麻的“牛角尖”——钻出地头的竹笋。如果不是有弯弯绕绕的水泥路，人们怀疑会陷入这“牛角尖”的海洋。穿行在郁郁葱葱的竹林中，芬芳香甜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
刘二叔专门从山头赶回来，特意采回上等的春笋品种，请我们品尝。剥开新鲜的竹笋，脱下薄薄的麻斑点点的笋壳外衣，仿佛打开了春天和冬天的故事。

下田村位于攸县高岭山、酒埠江、莲塘坳三镇的交会地，是典型的山区。这地方有溪水滋养，气候湿润，非常适宜楠竹生长。楠竹因其生长期短、生长迅速、繁殖能力强、成材快、产量大等优点，广泛应用于建筑业、造纸业、农业及其他方面，不仅常被用作房屋建筑、家具组装、编织材料，还能够制作各种用具及工艺品等。楠竹的竹笋也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及维生素，享有“素食第一”的美誉。正因为如此，楠竹越来越受到现代人们的喜爱。

随着农村政策放开，下田村的农户泛起楠竹梦。当村委会当起了楠竹加工厂老板与农户间的“红娘”，大家似乎听到了起飞的哨音。很快，自留山、房前屋后空地都有了楠竹的欢歌。从山腰、山谷到山麓都热闹起来，大家整土地、栽种竹、搞抚育、施肥料、治病虫、脚板踩出茧，心里却是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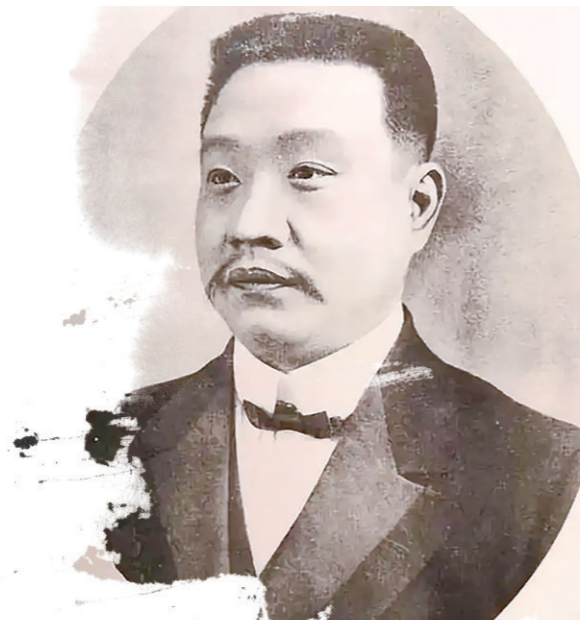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80年代末，公路连到村里的家家户户。2002年，这里通了水泥路。路越修越好，越修越宽，下田村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。

然而，成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那一年，市场低迷，让农户迷茫。个别农户甚至砍掉整片竹林。下田村同样受到冲击。正当农户们迟疑犹豫之际，深入做过楠竹市场调研的村支两委鼓起了村民们的信心：继续扩大种植面积，坚信楠竹有前途，而且镇村正商量组建合作社，把楠竹推向外地。不妨趁着此时做好管理，养精蓄锐。后来，随着市场的不断打开，下田村的楠竹终于走过了冬天。“目前，全村楠竹面积达15400多亩，年产量6000余吨，年总产值300多万元。”村支部书记自豪地说。

由于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适宜的气候条件，村里成为攸县“乡村旅游度假胜地”，四方人士常在这里举办登山、踏青、秋游等活动。打工返乡的年轻村民研究新技术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，或养黑山羊，或养牛蛙。退休回村的刘干部和何干部迷上了中医养生和老年“夕阳红”事业，锦上添花，村里老年活动搞得有声有色。

外是楠竹满山坡，内是清幽小庭院。这份清雅与祥和，让我同来的朋友怦然心动。当得知刘二叔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工作后，朋友试探性地问道，小洋房今年何时开工，刘二叔淡然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或许，楠竹不语，却已回答了所有问题。聊着聊着，厨房的腊肉伴春笋的香味浓浓地飘出来，春的味道，越发撩人。



谭延闿像



南京中山陵，谭延闿书“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”

### 株洲文脉

## 在寻根中求解 湖湘文化的密码

——谭延闿故乡行思录

谭安宇

仲春的晨光里，我站在茶陵县高院镇瑞麟仙景区内谭延闿纪念馆门前，任九点钟的太阳在青石板路上织就斑驳的光网。远处传来鸪鸪的啼鸣，混合着山间湿润的雾岚，将这处2019年8月正式揭幕开放的纪念馆笼罩在朦胧的历史烟云中。

作为中国近代史上“湖湘三公子”之一，谭延闿的人生轨迹像极了这座依山而筑的馆舍，既有深宅大院的庄重，又暗藏曲径通幽的玄机。推开朱漆大门时，木轴转动的吱呀声仿佛打开了一部尘封的线装书，字里行间都是那个风云激荡年代的密码。

### · 家庙里的家国情怀

仲春时节的湘东，涑水河畔的油菜花田在薄雾中摇曳，恍若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青石巷口的艾草香与谭氏家庙的香火气交织，唤醒了沉睡在岁月深处的故人——谭延闿。这位“休休有容，庸庸有度”的湖湘子弟，曾以笔锋为剑，以中庸为盾，在晚清民国的激荡风云中刻下一道独特的墨痕。

千年国脉，始于茶陵。这方水土孕育的子弟，骨血里都浸着“吃得苦、霸得蛮”的狠劲。少年谭延闿每日寅时即起，在红墙碧瓦的瑞麟仙里蘸着晨露研墨，悲腕抄录《船山遗书》的警句，待旭日初升，满堂皆是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金色光芒。二十四岁赴殿试那日，他挥笔写就的策论，字字如刀劈斧斫，被视为“清代殿试最后的绝响”，笔锋转折处暗藏钱南园的峭拔，布局间又得翁同龢的雍容。时至今日，沿着高院镇瑞麟仙(谭延闿)村的山路缓行，谭延闿的身影无处不在。墨香氤氲，其“锋藏力透，气格雄健”的笔锋，恰似湘江奔涌时暗藏的千钧力道。每逢清明则有白发族老在家庙点烛“文安公”字样的天灯，烛火里摇曳着1904年那个填补湖南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元空白的春闱传奇。

中山陵的雪松在暮春细雨中愈发苍翠，半山碑亭内“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”的烫金大字，墨色历经百年风雨仍未褪去。1928年的谭延闿立于未干的碑文前，手中狼毫还滴着松烟墨。他忽然想起茶陵老家清明祭祀时，族老用艾草蘸雄黄酒在门楣书写符咒的场景。此刻笔下每一道竖钩都带着湘楚巫祝般的虔诚，仿佛要将三民主义的精髓封存于金石之中。而南京总统府的金匾、黄埔军校的校牌，这些穿云裂石的墨宝，何尝不是湖湘士子“经世致用”的筋骨?“民国书发第一人”绝非浪得虚名!

谭延闿独领风骚的颜体楷书点如坠石，划如夏云，钩如屈金，戈如发弩，竖画多用悬针法，起笔沉着稳重，顿挫有力，使人感到貌丰骨劲，味厚神凝。一洗清初以降书坛萎靡之态。以字如其人之说度之，谭延闿“混世魔王”的绰号，却是在为人处事外圆内方的最好体现。

阳光顺着飞檐翘角四射，在谭氏家庙门前的石狮子额间聚焦成亮点。狮子圆睁处，仿佛还映着1917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春日——时任湘督的谭延闿仰卧在生母棺槨之上，以一己之力对抗千年宗法，用血肉之躯化作冲破礼教的利刃。“我谭延闿已死，抬他出殡”的怒喝穿透百年烟雨，至今仍仍在青砖黛瓦间回荡。当生母灵柩堂正正踏过朱漆大门，这位被称为“水晶球”却恪守孝道的政客，迸发出了湘人特有的血性。祠堂大门门框上仿佛还留着当年抬棺绳索的勒痕，似在注诉一个庶出之子为母正名的决绝，也在印证谭延闿“一个最痴情的孝子”之誉当之无愧!

穿过仪门步入中厅，两个厢房的木格花窗将阳光切割成细碎的金箔，洒在正堂悬挂的诸多匾额上，匾文充盈的“清、慎、勤”奥义，此刻在湖湘文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诠释。后院的碑廊里，历代名流的题刻构成了一部微缩的近代史。最引人驻足的是于右任1933年手书的《谭公墓表》：“处浊世而能清，临大节而不夺”，既是对逝者的盖棺定论，更是对后来者的无声诤问。而三谭(谭延闿及乃父谭仲麟、

乃弟谭泽闿)宣传板块的专设，道德讲堂的加持，则令家庙的文化氛围愈加浓厚。

### · 回廊间的政治隐喻

辛亥年的枪声惊醒岳麓山的晨雾时，谭延闿望见湘江上革命军的火把连成赤龙，突然想起年少时在茶陵山中遇见的弈棋老道。棋盘上黑白纠缠如龙蛇争霸，老道抚须笑道：“大争之世，善弈者当如甘草，可解百毒而不伤。”尔后，他果真成了民国政坛最特殊的“药中甘草”，北军来袭时与吴佩孚把酒言欢，南兵压境时同孙中山抵掌而谈，将湘潮人“霸蛮”的血性化作绕指柔。

祖安文化园二进院落回廊间，青苔正在侵蚀民国遗存的莲花柱础。西厢房玻璃展柜中，1922年孙中山手书的“革命尚未成功”条幅泛着岁月的昏黄。这六个字背后，是谭延闿从联省自治趋向三民主义的重大转折。当年他解散湖南省议会时，曾对幕僚说：“今日之中国，非统一不能因存”，这句话至今仍回廊的木梁间隐隐回响。

谭公馆的厨房永远飘着辣椒与茶油的香气。这位“党国柱石”晚年最得意的，不是成箱的宋版书，而是亲自设计的“祖庵菜”食谱。寄情庖厨间，竟将湖湘的辣与鲜烹成乱世中的诗。他笑言“人生难得糊涂”，却在孙中山病榻前力主北伐，在蒋桂之争中斡旋缓颊。正如茶陵特产的紫皮蒜，外表圆融光洁，内里辛辣分明。所谓“药中甘草”，看似温吞，实则似柔克刚，在民国这剂苦药中调和出几分生机。

谭延闿享有“民国第一美食家”之盛名。诚如《民国时期官府菜探研》一文所言，“谭延闿一生仕途可说是平步青云，但对谭的美食心得，远超过他的政治功绩来得印象深刻。”民国时期官府菜承袭明清精致的饮食风气，以往主要流传于富商巨贾之间，以“南北双译”为代表，“双译”即是指湖南的谭延闿(谭府菜)与北京谭祖任(谭家菜)，两大美食家共同交织出中国官府菜历史灿烂夺目的一页。由于“双译”的关系，官府菜得以从私人宅第普及到市场经营，成为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资产。

不管是在当南北要冲、处于各方逐鹿问鼎夹缝之中的湖南左右逢源，还是在以国府主席、伴食宰相(行政院长)之尊，“不倒翁”般立于波谲云诡的民国政坛，谭延闿均慎独如初。书桌上总摆着两盏碧山银针，一盏敬遥不可及的故土，一盏伴日渐沉重的冠冕。书房外骤雨打落新荷，他忽然起身汲茶为墨，在宣纸上写下“尚译道风”，如今时光冲淡了笔意，却冲不散那份老庄式的圆融。

谭延闿善于“和”事，但又不是毫无原则的“和事佬”，而是基于大局、求彼此同心，为社会、国家谋取福祉。故胡汉民谓：“谭先生虽然和平，但在紧要关头，却又大节凛然，从没有丝毫苟且”，正是对谭氏极好的评语。

### · 祠堂中的现代回响

谭氏祠堂静谧得能听见松针落地的声音，窗根透进的阳光里，灰尘在玻璃罩上起舞。我注意到祭台边缘的香炉里插着三支未燃尽的电子香，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奇异组合，恰似当下对历史人物的多元解读。在游客留言簿上，我看到各种字迹的感怀。有学生稚嫩的臧否，有台胞繁体字的愿景，也有学者犀利的批注……构成一幅当代中国的认知图谱。

夕阳将飞檐的影子拉长，我在出口处的石鼓上小憩。晚风送来远处高铁的汽笛，与祠堂檐角的铁马叮咚作响。这座占地900平方米的建筑群，既是历史现场，也是现实镜像。此刻的祠堂，飞檐斗拱依旧恪守着传统法式，而LED照明系统已悄然点亮。这种矛盾而和谐的存在，或许正是我们解读历史人物的正确姿态——既不全然膜拜，也不简单否定，而是在时光的褶皱里，寻找文明传承的密码。

暮色渐沉时，登上云阳山远眺。湘赣



茶陵县高院镇祖安村，谭延闿纪念馆

正在工作的陈利



### 釉色里的密码

张雄文

铺洒湘江和两岸的早春斜阳，又穿过陈杨龙釉下五彩瓷艺术中心的窗棂，在案头素坯上投下细碎光斑。素坯泛着象牙白的光泽，仿佛等待泼墨的宣纸。她调着色，手势与画家相类，却更像在弹奏古琴，一曲婉约的琴音似乎缓缓而起，漫过瓷城醴陵的大街小巷。

她叫陈利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，而我是专注的“琴音”倾听者。陈利将羊毫浸入青花料碗，笔锋在碗沿轻旋三圈，甩去多余水分——这个动作得自父亲陈杨龙的真传，能让釉料均匀渗透胎骨。笔尖接触素坯的瞬间，钴蓝在素白天地间洇出莹草初绽的轮廓，像一抹淡墨在宣纸上苏醒。我注意到她蹙眉的姿势格外稳当，宛如扎根在岁月深处的一株老梅，她与釉下五彩瓷三十多年磨历的光阴，在笔尖凝成半毫米的色层。

“薄施淡染的秘诀，在七分水三分色。”她说话时笔锋未停，青料在清水引导下自然晕散，花瓣的肌理渐次浮现。这令我想起南宋画家楼璣《蚕织图》里缂丝女的巧手，同样是以水为媒，将无形化作有形。她又耐心诠释着蓝彩陶瓷界的“薄施淡染”：在原来釉下色料中加大水的成分，着色时颜色随水沁入坯胎，通过淡淡的反复操作，将釉下色料沁入坯胎，与泥料融为一体。这一技法是父亲一生心血的结晶，她用半辈子工夫挖掘、整理和完善，绘制的图案层次更丰富，色彩也更润泽。如果说传统醴陵瓷的装饰风格为厚重，“薄施淡染”的作品则莹润通透，淡雅清新，像最上等的宝玉。

醴陵泥土的记忆深处存储着往昔荣光。东汉的陶片还在湘江岸边垂柳下沉睡，清雍正年间的粗瓷碎片依旧在青山村山脚闪烁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后，醴陵瓷业像舞台上的武生，来了个精彩转身，专攻细瓷，经过近百道工序，烧出多种高温釉下五彩瓷，其“白如玉、明如镜、薄如纸、声如磬”，令无数人倾倒。其实，釉下五彩瓷的色泽远不止五种，而是红橙黄绿青蓝紫与黑、白、茶、灰等无一不有。1915年，拥有醴陵标记的釉下五彩瓷乘船出洋，烫热了世界的眼眸——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。

因为战乱频仍，釉下五彩瓷也曾中道零落，瓷业艺人星散，烧制技艺几近灭绝。那年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后，醴陵瓷业才开始重新振作。陈利的父亲陈杨龙应运而生，成为主要接力者之一，从唯一健在但已古稀之年的釉下五彩瓷老艺人那里继承了技艺，且独创出“薄施淡染”技法，多次承担国家礼品瓷、陈设瓷、宴会瓷的设计。

陈利时常会想起父亲拉坯时的手势，像捧着一捧月光般虔诚。那些浸透汗水的夏夜，泥瓮上的转轮吱呀作响，青瓷泥在父女指尖流转，渐渐有了梅瓶的弧线，玉壶春的清韵。当父亲的温度在素坯与窑炉前冷却、消散，陈利在泥胎配方里重新拾起他的呼吸，接过了他一手打造的工作室——陈杨龙釉下五彩瓷艺术中心。

“于我们这一行很辛苦，得耐得住寂寞，‘专一事，终一生’。”陈利聊到父亲的作品《秋艳》大挂盘，至今陈设于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，忽然感慨着。我默默点头，又细细咀嚼起来。釉下五彩瓷“三烧制”的古法里，素坯要在窑火中涅槃三次，父女两代人也在寂寞的釉色里一遍遍弹奏琴瑟，在泥与火中无数次淬炼，才最终烧成“薄施淡染”的绝唱。

走进陈列室时，陈利的代表作——《万紫千红》瓶上的牡丹突然活了。灯光穿透釉层，将牡丹投影在一旁的宣德青花缸上，不同时代的瓷器在光影中完成对话。《万紫千红》瓶的造型为清华大学某教授设计，瓶身挺拔饱满，稳重而不失时代感。父亲曾以此设计了一件名为《丛中笑》的作品，叶做窗纱，牡丹在丛中微笑。陈利后来未出心裁，用四朵硕大的牡丹书写其华贵开放的风采，借以表达自己愿继承父亲衣钵，将“薄施淡染”技艺发扬光大之志。这幅作品后来获得第17届“三烧制”金奖，又与《婚姻》等其他6件作品一道被国家博物馆珍藏。

陈利调试展柜灯光的侧影，与墙上父亲留下的“生于斯，死于斯，奉献于斯”家训渐渐重叠。那些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瓷器，此刻正在玻璃展柜里无声讲述着另一种人生——泥与火的故事里，永远站着两代人的身影。

暮色降临，即将与陈利道别时，她刚收不久的北大学生徒弟正对着素坯上的败笔发愁。陈利微微一笑，拿起她的笔，在涩笔处添了一只墨蝶：“瑕疵也是造化。”年轻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令我蓦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顿悟“薄施淡染”真谛的少女。

湘江两岸渐渐亮起了灯火，犹如夜幕深处永不熄灭的千年窑火，照着釉色里生生不息的文明密码。